

们故意浪费大会的时间，我只想说一点：只要我们设法暂时摆脱一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只要我们摆脱那些为了赞美所谓为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奋斗而日复一日地写作出来的大量书籍和文章，只要我们暂时摆脱一下这种连篇累牍的宣传，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东的局势属于最可憎的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

63. 目前在中东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有些民族过去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被一群外来人征服了。那些外来人把这些国家原有的居民赶了出去，使他们屈受十九世纪殖民主义为了征服其他民族而在非洲和亚洲所使用过的一切手段和种族优越论哲学。

64. 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到了中东目前的情况，那是因为南非政府和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军事和政治谅解：占领和剥削北部非洲，就象在

南部非洲所做的一样。这种谅解表现在以色列武器今天正被用来屠杀南部非洲为祖国而战的非洲人，如同用以色列武器在北部非洲屠杀为祖国而战的阿拉伯人的情况完全一样。

65. 索弗先生(以色列)：我不想被拖进一场迫使我们对于那些大家都知道是毫无根据的荒谬指控进行辩驳的辩论中去。这样我们会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只要回答那些指控，我们就好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为正确了。这是个老圈套，无论在这个大会上设下多少次，我们都不会上当。单靠重复其没有根据的说法，埃及代表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再次完全否定他的歪曲和捏造。我国从来没有向同非洲各解放运动作战的国家提供过武器。

下午四时十分散会。

第二〇七三次会议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议程项目 22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续)

1. 奥尔赫先生(智利)：我首先要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该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度工作报告(A/8723/Rev.1)向委员会的成员表示赞扬。该委员会——智利有许多年曾是其积极成员——一直紧张工作，它所提交的报告篇幅之长，足以说明此点。我们认为，今年已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非法占领领土和新殖民主义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中取得若干进展，这

一事实反映了委员会各成员在这一高尚事业中所表现的热忱。智利忠于自己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自由的传统，支持这一报告，坚决拥护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

2. 如我们在一般性辩论(第二〇五〇次会议)中所表明，我国政府坚决支持为独立而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谴责那种落后的政策，即不顾历史的要求，凭借有代表出席大会的某些大国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遗憾——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对本组织的主要机构通过的决议的极端蔑视，尤其是对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基本人权及其他根本性原则的公然违犯。

3. 对于上面讲的，我们还可补充一点：殖民主义政权一贯构成并将继续构成对非洲许多主权国家的长期威胁。安理会近来就不得不审议对塞内加尔领土完整的一次新的侵犯——这是对非洲大陆自由国家进行的一长串严重挑衅事件中的又一新的事件。

4. 我们要坚决声明：我们深信，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南部非洲人民的剥削，正在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一种持续性的威胁。因此，安理会有充分理由把这一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列入自己的议程。

5. 在南部非洲，已建立起一个有强大军事基础的堡垒，它竭力要修起一道围墙，把遭受殖民主义剥削的领土以及遭到种族隔离制度之害的人民包围起来。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愿对这一局势持完全悲观的看法，虽然我们承认，第 1514(XV)号决议通过已经十三年，而推行实现上述决议的行动计划，却仍有一段长长的路程要走。

6. 我不回顾过去，但要提起一九七二年所发生的某些事件，它们证明了我们时对局的估计。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些事态发展。首先是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我们认为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7. 联合国正在更加积极地动员起来，世界舆论已更加了解情况，对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也更加敏感。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以及不结盟国家集团正紧张地从事活动。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得到加强。

8. 我们也认为，特别委员会在安理会会议后不久于科纳克里、卢萨卡及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是一种积极因素。这些会议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会，使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得以进行极其有益的意见交换。我们要指出：特别委员会的这些会议是在特派团访问几内亚(比绍)解放区回来后立即召开的。

9. 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我们不能不提到秘书长为执行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的有关这块领土的第 309(1972)号决议而正在进行的谈判。我们愿再次表示支持瓦尔德海姆先生，因为我们确信，与有关国家可能达成的协议将会符合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就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的决定的条款。阿根廷、索马里和南斯拉夫代表团交给秘书长的备忘录^①重申了压倒多数国家的意见，这就是，只有南非尊重

纳米比亚人民的领土完整及种族统一，纳米比亚的独立才有可能。我们表示相信秘书长的代表将能于十一月份实际完成这一棘手使命。

10. 但我们要表示诧异的是，正当南非得到机会促进纳米比亚人民走向独立的道路时，它竟然坚持采取镇压措施，并正在加强它那应受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巩固它对这块领土的蛮横无理的分割，并追捕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11.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与联合国虽无直接关系，它所作出的承认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合法性、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对我们来说，却是具有道义上的伟大意义的一个步骤。我们相信，象这样的支持再次驳斥了某些人的谰言，他们竟把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各国人民进行的、得到联合国多次承认的合法斗争与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混为一谈。在形成这种态度时，显然低估了一个许多人不承认的事实：有压迫就有反抗，这在由外国首都管理的、或由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府统治或占领的每块领土上，都是自然的事。

12. 我们赞同特别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大有必要紧急动员世界舆论支持非殖民化斗争；因此，我们支持下述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支持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及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智利是决议草案[A/L.679 和附件一]的提案国之一，这项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与非统组织合作，于一九七三年在奥斯陆召开上述会议；我们期望特别委员会将派代表出席。

13. 我们也以同样态度表示完全支持在全世界每年举行一次与为自由、独立和平等权利而斗争的南部非洲、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殖民地人民的团结周的倡议。智利也是就此事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A/L.680 和附件一]的提案国之一。

14. 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由联合国主持举办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国际讨论会，并建议与关心非殖民化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加强合作[A/8723/Rev.1, 第一章, 第 193 节]。我们认为，在秘书长广泛而系统地传播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消息的计划中，这两种倡议都应得到考虑。

15. 我们特别重视该委员会在制订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适用的领土名单方面所进行的工

^①见《安理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 S/10738，附件一。

作。我们懂得，这是一项必须进行仔细评价的任务，并且常常需要抵抗强大的受益者所施加的压力。关于波多黎各，由于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他方面的联系，我们对下述主张表示关心和支持：这一问题应属于实施第1514(XV)号决议的特别委员会的权限之内。我们相信，受托负责对波多黎各实施这一宣言的工作小组将尽其可能汇编大量背景文件，并将考虑到我们的兄弟波多黎各人民的更高利益和命运，严格而客观地行事。

16. 我们认为，委员会就外国经济势力在殖民地领土上的活动所进行的研究特别恰当而适时。跨国公司的存在不能不在这些领土上反映出来。如报告所说：

“在绝大多数这些领土上活动的垄断企业及其他外国企业……完全按照本身的利益进行经营……而毫不顾及这些领土的居民的合法权益。……由于殖民地行政当局给予它们特权，它们获得了高额利润。……这种高额利润……没有用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是留在有关的外国企业手中，或是与种族主义政权分享。”[A/8723/Rev.1, 第五章, 第6节(a)(2)。]

17. 面对着这些事实，只有一个办法，即联合国应号召凡有公民或公司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及葡萄牙管辖的领土的经济中有投资的国家采取立法及行政措施，结束这些阻碍着遭到这种统治的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活动。换言之，联合国应对这些领土上的经济殖民主义现象给予较大的注意，既然它过去一直倾向于集中注意政治上的殖民主义。

18. 我们高兴的是，墨西哥外长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提出了殖民主义问题的这一方面〔第二〇五〇次会议〕。我们谈到这一点时，不能不对自己提出下述问题：既然智利人民以及第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人民都仍在遭到经济压力，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牺牲品，那么，那些还未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又会怎样呢？在管理国以及另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并无任何显然可见的殖民利益，但却协同掠夺这些人民及其领土的自然财富，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少统统遭受奴役，而他们的人的尊严是我们应当维护和尊重

的——所直接实行的无情剥削面前，他们必然发现自己是多么没有保障！

19. 许多国家的人民的代表，昨天还是殖民地的人民，今天却已是其政府的代表，正在本大会倾听我们的发言。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道义的力量使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一神圣事业的种种成就，一部分要归因于这种道义力量，但也必须同时指出，友好组织和国家对于解放斗争也作出了常常是起决定作用的贡献。和过去一样，今天正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国家，需要我们这些和他们共同奋斗的国家的支持。

20. 虽然联合国所发动的非殖民化过程遭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的顽固抗拒，我们仍然受到鼓舞，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对斗争中的各民族作出的这一贡献，不管多么微薄，终将加速这一在智利看来是无可扭转、无可避免的过程。这正是八月份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所起草的乔治敦宣言的全部签署者的看法，也是参加六月份在拉巴特举行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非洲人自身的看法。最后，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的工作的报告导言中曾重申：“关于非殖民化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之充分及完全实施，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目标。”[A/8701/Add.1, 第4页。]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在重申这点时，也是遵循同样的行动方针。

21. 索弗先生(以色列)：自从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来，已过去十二年多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给予仍然处于附属地位的各个领土以独立的过程进展迟缓。现在仍有四十多个非自治领土。这就是说，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努力，尽管我们的大会及其所属各机构为此目的曾进行了那么多的辩论和审议，尤其是，尽管有关民族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并作出了大量牺牲，仍有三千多万人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受难。

22. 正为保障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以色列，从未停止关怀和考虑附属国人民的问题，尤其是非洲人民的问题。长期的痛苦经验使犹太人民懂得，对人权和对民族自由的否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苦难。

23. 多少年来同受迫害和歧视的非洲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经验,使我们特别同情非洲人民的处境。犹太人和非洲人,头脑中总是牢记着我们的亲密关系。

24. 我们一贯认为:如同国家的自由一样,个人的自由乃是公认的权利,我们再也不需要无益的流血和流泪了。

25. 我们自己的斗争使我们付出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痛苦的牺牲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和记忆里。不幸的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独立,我们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付出这样一笔代价;唉!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26. 我们曾希望别的民族不必进行这样一种长期斗争,不必付出由此引起的一切牺牲。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严酷的现实打碎了我们的希望。

27. 以色列既是跟其他几个一度曾是附属国人民而今天已成为主权国家的民族同时兴起,就不能不热烈关心那些渴望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的其他民族的斗争。

28. 人们如果真诚地希望非洲和平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就应采取一切步骤为非洲解除完全由于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而遭受的折磨。殖民主义的种种表现完全违反时代潮流,也是对非洲和对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公开侮辱。

29. 我们在大会上的多次发言中,曾反复表明各民族乃是一体这个信念。只要国际社会这根巨大的链条中还有几个环仍处于殖民主义的残酷的桎梏下,则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展,它也都不能取得任何实在的进步。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作主,又怎能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呢?我们深深确信:殖民主义是过时的事物,殖民国家到了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的时候了。

30. 由于全体犹太人都献身于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且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原则,这就给了他们力量,也使他们盼望能最终建立起以正义和爱其邻邦为基础的國際秩序。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处,处处都成为歧视的受害者。还有谁比犹太人更能体会失去独立的人们的悲惨命运呢?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实际上始于

两千年前,而且从未停止。我们的国家被征服后,在大流散和我国人民流亡到遥远的异乡时,我们拒不同化,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征,一心不二地热爱自己祖先的国度,忠实于本民族的传统。从那时起,这一斗争便已开始了。

31. 在以色列一直住有犹太人,多少世纪从未中断,这就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生命和力量。这个运动为争取自决而进行的斗争,为我们赢得了独立。

32. 我们从未忘记,别的国家和民族仍然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着反抗压迫的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西奥多·赫茨耳在上世纪末写道,犹太国一旦建立起来,它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前去协助解放非洲的运动。他在他的著作《古老的新地方》中把自己这方面的观点讲得特别清楚。他写道:

“不幸的种族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唯有犹太人才能深刻了解这个问题是何等可怖。我现在讲的是非洲问题。我既已得以眼见犹太民族的复苏,我愿为各个黑色民族的复苏扫清道路。”

33. 无论就非洲人或犹太人来说,赫茨耳的话都已应验。他的呼吁受到重视,以色列自创立以来便挺身而出,明确支持自决和非殖民化。

34. 非洲和亚洲年青的国家大多数都和以色列建立了友谊与合作的兄弟关系。犹太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复活,鼓舞了别的民族解放运动——

35. **主席:**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36. **伊斯梅尔先生(民主也门):**以色列代表应当是代表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以色列就此议程项目发言的。我不懂得,以色列代表根据什么代表犹太民族说话?如果他是在代表犹太人讲话,又如果我们赞同他的这种原则,我就不知道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代表自己的宗教讲话呢,穆斯林、基督教、佛教、犹太教都要这样做吗?就我所知,当前的这位发言人是代表以色列的。如果他可以说他代表全部犹太民族,那我不理解了。

37.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38. **索弗先生(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泛非运动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威廉·杜波伊斯写道:

“非洲运动之于我们，其含义恰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于犹太人。”

与此类似——

39. **主席**：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40. **伊斯梅尔先生**（民主也门）：我提一个问题：发言人是代表以色列呢，还是代表犹太民族？

41. **主席**：以色列代表是作为以色列国家的代表发言。我请他继续发言。

42. **索弗先生**（以色列）：与此类似，泛非主义最出色的理论家之一乔治·帕德莫尔在他的著作《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中，用了一章来论述黑人的犹太复国主义。

43. 犹太复国主义与泛非运动之间有着显著的类型之处。两者开始时都曾致力于恢复犹太人和黑人的尊严和个人自由，然后才从政治上将目标集中于争取独立和主权。

44. 获得独立，仅仅是民族解放过程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巩固这一自由的道路充满了考验乃至危险。无论我们获得民族解放的道路曾经是如何艰难曲折，也不能阻止我们把争取独立的各民族的正义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并向全世界业已取得或仍在争取独立的年轻国家提供我们的哪怕是微薄的支持。我们一贯申明，我们是信仰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论的。

45. 已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并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唯有交流经验，才能克服困难。我们高兴的是，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与三大洲、尤其是与非洲的合作从我们独立的头一天即已开始，而且正在日益加强。以色列为仍未获得自治的领土的学生每年设置三十个名额的研究基金，用这种方式来履行自己的世界性义务。进步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不顾地理上的距离而同心协力地改善我们人民的处境，这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人全都有利。

46.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满怀信心地在此申明，我们认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取决于断然拔除这种可憎的殖民主义的根子。

47. 正义与平等的原则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之中。远在圣经的时代，各先知书中便已讲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最著名的先知之一阿摩司，在阿摩司书第九章第七段中说：“耶和華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么？”

48. 我要在此代表以色列代表团重申，我们极希望非殖民化过程得以加速。联合国对自己和对各国人民都负有责任，要把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进行了十多年的工作继续下去。

49. 忠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传统的以色列，将一如既往，在联合国内外继续充分支持非洲人民的合法愿望，并期望能使政治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光辉灿烂的黎明终将无例外地在所有各洲降临的日子早日到来。

50.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几天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关于非殖民化，更确切些说，关于一九六〇年即十二年前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冗长辩论。这一辩论还涉及为使这个历史性宣言得以实施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活动。

51. 热情支持此宣言并自特别委员会成立之日起便参加了它的工作的突尼斯，愿继续和其他所有会员国一道工作，以加速非殖民化进程。这样，和厄瓜多尔、瑞典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重要使团到几内亚（比绍）去，从那里带回了有关卡布拉尔先生领导下的几佛非独立党^②的斗争和活动的证据。关于卡布拉尔先生，我特别乐于对他的爱国主义，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现实主义观念表示称赞。几佛非独立党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在几内亚（比绍）领土中仍被占领的部分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否认这点的只有葡萄牙。在葡萄牙加以否认后，在特别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代表突尼斯代表团曾建议联合国派遣一个使团到几内亚，征得葡萄牙同意后进入该国。这个意见未被特别委员会考虑。葡萄牙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曾说：

“因为葡萄牙政府知道……在这些领土上的

^②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何任地方都有其……权力机构行使权力，而其代表在那里可以畅行无阻；它曾正式邀请联合国秘书长随时派遣一个视察团到当地视察，以核查葡萄牙有效行使主权的情况。”〔第二〇四八次会议，第 35 段。〕

52. 这个意见本身本来不会不经过考虑而遭到拒绝，然而，不幸的是，他发言的剩余部分确切地表明了葡萄牙政府的意图。葡萄牙外交部长说：

“……同广泛传说的相反，葡萄牙并不拒绝自决的原则……

“……

“〔该权利〕…… 必须在不受外来干涉——甚至联合国的干涉——的情况下通过最适合其本身情况的方式来行使。……”〔同上，第 42 和 44 段。〕

53. 这是何等明显的矛盾！当为了表示葡萄牙在它的殖民地控制着局势时，联合国特派团是受欢迎的。葡萄牙人会上好刺刀，敲着鼓，领着它到处参观。不过，如果使团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统治的人民行使一切民族都应该享有的权利——自决权，一项葡萄牙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签字同意的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权利——，那么这就是外国干涉了，因为据葡萄牙说，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是葡萄牙的领土。

54. 令人遗憾而惊讶的是，这样的发言，竟是想使我们相信，在那些庞大的殖民帝国消失之后，只有葡萄牙在殖民事业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平等、自由和正义已在整个葡萄牙帝国占统治地位。不，这种发言是没有意义的。它至多只能暴露出在斗争的影响下，葡萄牙的舆论存在着分歧；以及葡萄牙的某些朋友和某些热情期望葡萄牙改变政策、坚决致力于推进非殖民化进程的国家曾进行过谨慎的或公开的干预罢了。

55. 联合国特派团征得葡萄牙同意后访问葡萄牙统治下的几个国家的意见不应立即遭到拒绝——但有以下保留：这样一个特派团的职权范围和组成应由大会或安理会做出明确规定。它能够也应当承担协助解放运动和葡萄牙进行谈判的任务。如果葡萄牙赞同

宣言的目标并打算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举行谈判，那么就这个问题而言，这种特派团将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56. 几佛非独立党总书记卡布拉尔先生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③副主席多斯·桑托斯先生在第四委员会^④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说，他们赞成和葡萄牙举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很可能结束各方的苦难，结束暴力行动，并开创一个葡萄牙与那些今天仍在其统治下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的时代，一个葡萄牙首先与其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国合作，最后与非洲合作的时代。

57. 这是温和的路线，是向理智的呼吁，是与未来利害攸关的大事。当然，维持现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认的、适用于政策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原则。那些认为维持现状对自己有好处的人会以既得权利、和平理想、人道、文明和理智的其他象征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这样，葡萄牙将会以自决，甚至以国家独立的名义来为它的殖民统治辩护。只有懂得这样一点，才是有正确的见解，那就是：当现状变得不能忍受时，受现状之苦的人们终将说出“再不能这样”，而不计将为此付出多大的牺牲。只有懂得这样一点，才是有正确的见解，那就是：谁不理睬温和派的呼吁，拒绝任何体面的解决，屏弃理智的忠告，谁最后总会坐失良机后悔莫及。

58. 唉，我们必须指出历史就是由一次次坐失良机构成的，可能这正是历史变迁的秘密。唉，我们必须承认伴随重大变迁而来的总是苦难与眼泪。但是，因为突尼斯是信仰理智之邦，我们抱有一线希望：历史的进程并不总是这样——这次历史将不是这样，历史尚不愿意在这里转折。

59. 几佛非独立党领导人卡布拉尔先生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写给你主席先生的信〔A/8853〕给我们上了何等好的智慧与节制的一课啊！他在信中放弃了向大会讲话的权利，即使大会可能绝大多数成员国投票赞成听他讲话。他使组成大会的各集团之间避免了一场令人遗憾的对抗。他是一位负责的领袖，一

^③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④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一九八六次和一九八七次会议。

位已经象政治家一样按照宪章精神行事的革命者。难道他的祖国不应该从统治下获得解放、从而能发挥出某些小国已如此天才地发挥出的有效作用吗？与这样一个人谈判就是有所进步；对他的友好愿望置之不理，就是把维护荣誉的惯例——即决斗惯例以及决斗带来的一切痛苦和牺牲，强加在他以及他的同志们的身上。

60. 听听另一个非洲人——津巴布韦的穆佐雷瓦主教的声音吧：

“当英国委员会来到罗得西亚时，如果我们当时不在那里的话，本来是会发生另外许多更为严重的事件的。在警方挑起的一月事件中我们起了缓冲作用。我们以和平方式拒绝了英罗协议。但是这种‘不同意’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应该是走向建设性的解决，即召开一次有白人和黑人共同参加的制宪会议的第一步。”

如果这样的会议没有召开，如果罗得西亚问题未获得和平、公正的解决，那么，除了斗争，除了诱发暴力行动的暴行而外，还能期待什么呢？而联合国由于无能为力，也就只好继续听那些亵渎宪章、亵渎联合国本身的言词。

61. 当南非外交部长马勒先生在一般性辩论过程中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是要带给我们一些希望吗：

“……就西南非洲而言，南非政府坚定地遵守自决和独立的原则及这个原则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并且我们将继续与秘书长充分合作以寻求解决办法”〔第二〇四六次会议，第19段〕。

我们希望，这些话对南非外长和对整个国际社会含义都是一样的。

62. 经非洲统一组织倡议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理会一系列会议之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已略见曙光。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努力值得称赞。事实将表明南非政府是以多大程度的严肃性对待它本身已庄严承认了的自决和独立原则的实施。秘书长的代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十一月十五日这个限期也已近在眼前。和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说的一样，我们也要说：“但愿各方能抓住这个象征性的机

会！纳米比亚问题所包含的意义远比这个问题的本身大得多。”〔第二〇四一次会议，第81段。〕种族隔离问题将会受到影响，而南非从变态心理——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种族隔离——中解脱出来后，将能有效地参加——为什么不能呢——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各国的发展与进步事业。

63. 当然，在非洲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方面，不会缺乏善意。但是，葡萄牙政府、南非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现今仍对罗得西亚负责——必须再次作出必要的历史性决定，以便根据宪章的原则和第1514(XV)号决议开始对话，以促进一种能使非洲前进，并能使它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伙伴与年轻的非洲大陆上的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关系的合乎需要的合作。

64. 在目前的局面下，人们担心，尽管非洲人怀着善意，一场长期而痛苦的斗争可能仍属必要。为了在尽可能少的暴力和痛苦下达到目的，必须尽一切努力使那些死抱住现状不放的人改变他们的立场并致力于和解与合作的新事业。

65. 至于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它将径直向前发展，因为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所说：

“……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只要坚持下去，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在非洲各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下，是一定能够赢得最后胜利的。”〔第二〇五一次会议，第156段。〕

按照我的理解，“前赴后继”的意思就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谈判。在谈判方面，就纳米比亚问题所开始进行的进程应在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继续下去，并应该扩展到——为什么不呢——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问题，葡萄牙殖民地问题，罗得西亚问题，更不用说还有西属撒哈拉问题、吉布提问题和科摩罗群岛问题了，这三个问题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友好态度肯定会圆满解决。为此，在这里我愿吁请法国和西班牙贡献力量，使葡萄牙确信与非洲解放运动举行谈判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愿引用安理会主席法国大使德居兰戈先生最近发言中的一部分：

“里斯本愿意象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不止一

次地建议的那样，仿效过去在海外履行职责的那些大国的做法，消除驻扎军队的根本原因，以此来防止自己军队的鲁莽与草率行动吗？里斯本愿意承认几内亚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以这种态度，用持久的友好关系代替不稳固的强制关系吗？”^⑤

这段话是令人鼓舞的。因此我向法国和西班牙呼吁。如果他们可能参加特别委员会或者至少与它合作，也许就会加强它的行动，使它踏上对话之路。特别委员会由于已被美国和联合王国所抛弃，也得不到意大利的帮助，没有西欧各国积极参加，在为执行交付给它的非殖民化任务而作的努力中的确已遭到挫折。某些有关方面的缺席只能耽搁非殖民化的进程，并使它更加远离该委员会创立之最初精神——以国际合作精神加速非殖民化进程。

66. 我愿在此对特别委员会主席萨利姆大使和其他成员表示敬意。尽管有很大困难，他们仍做到了给委员会的工作引进一种积极行动的精神——最主要的是，决定派遣一个三方使团到几内亚(比绍)的解放区去，并同意了一项一九七三年行动计划。该委员会如果得到加强，将能够也应该对方兴未艾的解放斗争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非洲。不过，我认为，它始终有一天会成为往事。

67. 秘书长和我们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开展一项全世界范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非殖民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非洲国家、乃至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并迫使我们不时处于毫无意义的对抗之中。

68. 如果我们能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召开一次有关非殖民化的国际会议不是很理想吗？这里我提出的是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先生在若干年前，确切地说在一九五九年，提出的一个意见，他建议认真研究这样一次国际会议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我们都对成为一纸空文的决议感到厌烦。我们对谴责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是罪犯或帮凶也感到厌烦。各国人民都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经济、社会和科学领域里，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我们。联合

^⑤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年》，第一六六九次会议。

国已在这些领域开始了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应继续下去，加以完成。因为我们生活在政治对抗的重压之下，这项工作全被忽视了，联合国不受尊重，虽然它代表了国际合作的唯一可能性。

69. 我们也相信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说过的下面的话：“今天，当几乎所有〔国家〕……都争得了自身解放之后，还有人利用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点机会来恢复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第二〇四〇次会议，第71段〕，而不仅是在仍受统治的某些国家里维持现状而已。我们确信，某些外国金融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是阻碍实行第1514(XV)号决议的一个因素。这一点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里已经谈到。不过，我们承认外国的某些活动对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活动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有时能鼓励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加强。我们还认为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束缚下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是有关民族实现其合法愿望的障碍；我们也没有忘记那些给任何不受限制的国际合作制造了大量问题的国际企业的活动。

70. 说到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先生，我们很想知道美国能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贯彻第1514(XV)号决议。罗杰斯先生说过：

“在非洲，大会应继续支持一切种族的全体人民为争取人类尊严、自决和社会正义而作的种种努力。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作的一切实际努力。”〔第二〇三八次会议，第53段。〕

71. 肯定地说，技术援助、奖学金以及营养及公共卫生方面的援助都是实际努力。不过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尊严和未来来说，最实际的努力是那种将在适当时候以真诚谈判为结束的持续的斗争。在达到这一目标方面，美国可以作出大受称赞的努力。

72. 我们在大会上听到的发言可以创造一种气氛。不过，如果不继之以行动——审慎而有效的行动，这些发言便只是空话。秘书长在寻求能使我们加速宣言实施过程的方式方法方面受到我们的充分信任。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协助他进行工作。

73. 与此同时，人民正在受难，正在斗争。我们不能相信他们的斗争是徒劳的。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帮

助他们是我们的义务。已开始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的专门机构应该继续努力。

74. 在新闻机构以及怀着善意的国家的帮助下，由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协助，秘书长应该使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各民族的事业及联合国在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方面所作的努力为世人所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间，直到期望的谈判开始为止，这一宣传运动必然应该通过强大的宣传工具来进行，以便创造一种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气候，并引导舆论作出有利这些人民的反应。这样，历史就将不会只是原地踏步。因为，主席先生，你在就职演说中说得好：

“世界的健康发展，要求将久已存在的殖民统治这一历史的不公正现象所造成的后果迅速有效地加以清除。”〔第二〇三二次会议，第45段。〕

愿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为达到这一崇高目标而努力！

75. **哈达德先生(也门)**：自从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1514(XV)号大会决议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通过以来，联合国一直毫不动摇地一再重申它对联合国宪章内所包含的自决原则所应尽的义务。

76. 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一次纪念会议——期间，联合国纪念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发表十周年。此外，第三世界和我国所属的不结盟运动热烈欢呼这一宣言，并一直给予它毫无保留的支持。

77.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第四委员会决定给予解放运动组织以观察员的地位，^⑥这一决定与非统组织和一九七二年八月在圭亚那的乔治敦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所作出的类似决定是一致的。

78. 尽管如此，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文件，仍有二千八百多万人民尚未享有自决和自由的基本权利，^⑦

^⑥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一九七五次会议。

^⑦《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A号》，第113段。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正遭受着最非人道的待遇，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付巴勒斯坦人民的手段和行径才可与之相比。

79. 联合国已经通过几项决议，吁请殖民国家结束他们的殖民统治，承认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享有自决的合法权利。但这些殖民国家继续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虽然地处非洲大陆并与葡萄牙相距数千里，却被里斯本称之为“海外省”。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当然是，而且将继续是非洲领土，葡萄牙人应明白这点。我们认为也应该使葡萄牙的军事盟国明白这一事实。那些领土上的人民必定会打败这些法西斯统治者，粉碎他们的军事威力的神话。反对征服和对人类进行侮辱的革命力量决心一劳永逸地砸碎殖民帝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应该明白，他们不过是在非洲为自己挖掘坟墓。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他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军事盟国，都不能改变这一决心。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如果不停止他们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的军事行动，暴力和流血将继续是那些地区的主要特征。假如西方国家对暴力如此关切，他们自己就应该结束他们对非洲人民和越南人民所犯的罪行和暴力行动。只要非洲和印度支那人民继续是军事行动和轰炸的目标，暴力就将无限升级。殖民国家已表现出不愿听从理智。被占领领土的人民为了结束他们的苦难，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就是武装斗争。在这点上，我们向他们的决心和所做的牺牲表示敬意。

80. 在纳米比亚，尽管本组织反复呼吁，每天仍有迫害当地人民的暴行和罪行发生。南非政府一直顽固地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就其结果而言，也就是无视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

81.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某些西方国家的行为使联合国受到牵制，这些国家为了阻止本组织在正义和人道方面采取任何积极步骤，从来就是毫无顾忌地滥用他们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身分，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分。整个联合国和全世界都清楚地记得联合王国在安理会第一六六六次会议上对一个决议草案行使了否决权，也清楚地记得美国在安理会第一六六二次会议上行使了否决权，使

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要求在中东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决议。

82. 比勒陀利亚政府感到藐视联合国的权威是很方便的，因为它得到了在特拉维夫和索尔兹伯里的其他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关于种族隔离的报告〔A/8722〕揭示了这一合作的范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特许南非制造乌济冲锋枪，用以对付热爱自由的纳米比亚人民。联合国有责任去调查这一对宪章的明目张胆的违犯，并应果断、负责地采取行动。

83. 我国代表团在此表示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中我们将与他们全力团结，并强烈谴责以破坏纳米比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目的的班图斯坦的建立。

84. 南罗得西亚是人类受苦难的另一场所，安理会在其第 277(1970)号决议中指出该地的局势是严重的，“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我们看来，联合王国应对罗得西亚正在发生的悲剧事件负责，联合国的文件是这一事实的明证。早在一九四六年，当联合国大会通过非自治领土名单〔第 66(I)号决议〕时，联合王国坚持认为南罗得西亚不属于宪章第十一章的范围。南罗得西亚随之从名单上勾掉，依然处于英国治理之下。但是，联合王国未能向联合国提供有关南罗得西亚的情况。

85. 自从伊恩·史密斯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联合王国一直与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者少数调情。而使自己在国际社会一直处于孤立。津巴布韦人民已经清楚地表明，在实现多数人统治前的独立，只不过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继续。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已对联合王国的这一态度和行为表示愤慨。事实上，所谓的对话是一出只使演员感到高兴的喜剧。国际社会已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愿望——在独立前实现多数人统治和立即释放一切民族主义者领袖——表示了支持。

86. 如果联合王国继续容许种族主义者少数和非法政权压制津巴布韦人民，而放弃其责任的话，那么，本组织就应义不容辞地去阻止这一侮辱人类尊严和违反宪章原则的悲剧的继续存在。

87. 加布雷-塞拉西先生(埃塞俄比亚): 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可能由于它采取了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一历史性决定而使人们永志不忘。包括在第 1514(XV)号决议中的这一宣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它宣告了迅速地无条件地结束殖民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是绝对必要的。宣言宣告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是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的，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是一个障碍；它在一项执行条款中明确要求：

“在托管领土及非自治领土或其他尚未达成独立之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按照此等领土各民族自由表达之意志，将一切权力无条件无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独立及自由。”

88. 我们不能否认这项宣言的最初的催化作用，因为它显然有助于使大约三十个国家在短短的十二年中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此外，由于南部亚洲既得利益集团的阴谋，同时由于他们同盟者的援助，实施这一重要宣言的进程已放慢下来。

89. 葡萄牙、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在它们统治的领土范围内阻挠了宣言的执行，而它们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则通过向它们提供镇压工具并保护它们免受有效的国际行动的制裁而给予支持。

90. 鉴于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的里斯本和比勒陀利亚政府必须对其顽固地蔑视大会和安理会决议作出说明，在津巴布韦问题上，人们或许会认为，管理国至少会正视其依法管理下的五百万非洲人应负的责任。

91. 葡萄牙凭借其巨大的军火库，继续枉费心机地企图保住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它不适当地把这些地方称作它的海外领土。其结果是在这些领土上进行了一场针对非洲居民的空前的种族灭绝战争，因为葡萄牙在所有这些地区控制着大的城镇中心，而不是整个农村。根据去年四月曾经访问过几内亚(比绍)解放区的联合国特派团直接看到的情况，非洲自由战士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战争不仅在几内亚(比绍)，而且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正在日益激烈。

92. 无情的事态进程显然对里斯本不利，它正在

殖民主义在南部非洲的最后据点之一进行着一场要输掉的战争，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一事实：葡萄牙已决心把它的非洲殖民地彻底变成一片废墟。为达到这一目的，占领军在非洲土地上使用了化学物质和落叶剂。

93. 对于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非法和肆无忌惮的行动，葡萄牙仍未感到满足，因为这些领土同时也被用来作为对毗邻的非洲独立国家预谋进行侵略的跳板。所有这些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决定的行动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

94. 南非也坚决拒绝从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上撤出其行政机构。我们热切地希望秘书长的主动行动获得成功。但如南非再次不肯让步，我们坚决主张联合国不应回避它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负的责任。

95.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我们设想即使在目前的最后阶段，管理国仍可采取一种更为建设性的行动方针，召开一次这一领土上的所有政治团体都有机会参加的立宪会议。我们相信这样一种方针将更符合公平的原则。

96. 里斯本、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更加紧密合作的事实，在现今大会正在审议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8723/Rev.1〕中再次得到了强调。同一报告还强调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援助，以及外国经济集团插手南部非洲，在这一动乱地区持续不断的殖民和种族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事态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必须决定的是如何最好地和最有效地朝向消除那些仍然普遍存在的灾难的目标前进。

97. 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正在无情地推行的暴力政策已经不可避免地迫使那些争取其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人们起而反抗。正是这一信念使得我们组织在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第2627(XXV)号决议〕中，确认了殖民地人民以一切适当的手段争取其自由的斗争的合法性。

98. 在大会同一届会议期间，为纪念非殖民化宣言十周年，通过了一项充分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之行动纲领〔第2621(XXV)号决议〕。行动纲领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在协助充分执行宣言的努力中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决议宣告殖民主义的一切形

式和表现的持续存在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及国际法原则之罪行”。此外，决议吁请所有会员国在实施宣言中给联合国以充分的协助。

99. 但是，尽管大会和安理会都通过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决定，宪章中和宣言中为殖民地人民规定的目标，大部分还只是未实现的诺言。这一僵局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非洲的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和杀戮。

100. 在这种形势下，对我们来说，我们为民族主义力量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取得的进展感到振奋。我们也为一些会员国正在给予它们的支持感到鼓舞。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但是，在具体援助方面，我们觉得目前他们的需要远远大于到目前为止他们从国际社会所能得到的数量。压迫者针对被征服的领土上的解放运动而在南部非洲拼凑起来的可悲的同盟，使得那些怀着自由理想的人们有责任增加对为了人类尊严这一崇高事业而从事的斗争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101. 在第四委员会本届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给予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使他们在讨论有关自己领土的事务时，能够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一旦联合国本身确认事实上存在着为自由战士所解放的地区时，第四委员会采取行动，建议大会给予这种观察员的身分的确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认为这种行动合乎逻辑是因为如果联合国继续把这些解放组织的代表视为“请愿者”，那将是不适当的，事实上他们代表了居住在解放区的居民。

102. 还必须记住的是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的一个地区性委员会——已给予这些正在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非洲运动以联系成员的身分。此外，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已经给予各非洲解放运动的代表以这样的身分，并且保证给予他们更多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103. 非洲反殖运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公众对于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的规模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使世界舆论了解否定千百万人民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

引起的危险后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预计在一九七三年召开的支持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受害者国际会议，在动员国际舆论反对目前正在威胁非洲的和平与和谐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祸患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104.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愿再次强调特别是执行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将通过的下列措施的迫切必要性。

105. 第一，再次要求所有会员国不得向非洲的头号敌人提供从事恐怖活动及镇压的手段；一切未曾履行联合国过去做出的包含这一内容的决议的会员国均应受到谴责。

106. 第二，既然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大会应提请安理会注意有必要毫不拖延地采取有效措施，在这方面，如果安理会能想出用以对付那些一贯漠视联合国有关南部非洲各项决议的国家的措施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07. 第三，面对葡萄牙和南非顽固地蔑视联合国的权威，面对管理国拒不在南罗得西亚恢复合法状态、拒不执行联合国关于这一领土的各项决定，我们认为应立即对这一整个地区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108.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埃塞俄比亚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道，一贯维护各地受压迫人民的事业。我愿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在为根除殖民主义最后的痕迹而采取各种有意义的措施方面随时准备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

109.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今年我们在全体会议上优先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非洲国家在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支持下要求优先讨论这一报告，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们的要求得到满足，表明国际社会对它们所关切的问题同样感到关切。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辩论关系到本组织成立以来遇到过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说，关系到十多年前通过第1514(XV)号决议以来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110. 特别委员会一直定期地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它提交的报告书在增进我们对非殖民化问题的了

解方面无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该委员会始终努力履行其职责，一贯重视给大会提出既全面又客观的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有远见的建议，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证明该委员会无愧于我们一贯对它的信任，在今年，我们还要再次重申这种信任。提交给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书应受到同样赞扬，我们感谢该委员会自上届大会以来为使联合国对仍受着殖民统治的地区的情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而做出的特殊努力。由于管理国一贯反对，该委员会迄今未能派出特派团，也未能召开全体会议——除了在某些毗邻该地区的国家；该委员会还不得不仅限于报告解放运动代表的声明和就地调查到的情况。

111. 今年，特别委员会的一个使团第一次得以进入一个在殖民统治下的地区，并与有关人民直接接触。对几内亚(比绍)的这次视察，尽管对使团成员来说既危险又艰苦，标志着特别委员会在工作上，在实现其以最严肃的态度履行自己职责的决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委员会报告中叙述这次视察的部分[A/8723/Rev.1,第十章,附件一]无疑提供了最重要的情况，是该地区境况以及解放运动在反对殖民势力和安顿解放区人口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进展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关于这点，我们要对特别委员会表示满意，它的活动应受到鼓励。对它的委托必须继续下去，鉴于已经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如今在几内亚(比绍)开创的这种直接调查方法，可以运用到仍在殖民统治下的其他地区。

112. 联合国会员国中有一半以上是曾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此，谁也不会感到奇怪，非殖民化问题是我们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些问题之一，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在这类问题上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殖民主义现象确实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已经不再有人相信它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更不相信它有什么人道主义的或不图私利的性质。早在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就已包括进下述内容：必须取消殖民地，确保殖民地人民获得自由与独立。这些原则宣布后，非殖民化的时代确实随之而来。从一九五六年起，许多殖民地人民确实取得了独立，并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

113. 这种非殖民化的实现并不总是不经过冲突

的，有时还经过了长期而艰难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解放运动与殖民国家处于敌对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殖民化的实现都违反殖民国家的意愿，它们为了延长殖民统治而无所不为，而殖民统治却是违反它们签字承认了的宪章的原则的。

114. 鉴于联合国的普遍性和联合国宪章的威信，这一组织有义务在非殖民化方面起一种倡导和监督的作用。它确实也曾力图实现这一抱负，而这样做常常是违反直接有关国家的意愿的。联合国对这一问题一直表示关心，这是它成立以来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随着一些新独立国家参加联合国的行列，这种关心更增强了。这些国家对殖民主义的恶行比别人感受更深，因此，它们更急不可耐地要与殖民主义的最后表现作斗争，要使仍在受殖民主义之害的民族早日得到解放，这是再自然不过了。

115. 然而我们应注意到，由于非殖民化问题每年都要提出，长时期来一直提交给我们审议，又由于国际社会必须处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后已成了一种例行的工作，这一事实减少了它的重要性，削弱了它的影响。当然，在非殖民化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一问题牵涉的范围，这也是事实。而且，人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威胁着整个人类，从而要求国际舆论首先动员起来加以警惕的直接危险。

116. 但我们首先正是要反对这种由于习以为常而产生的麻木状态。因为我们应经常——也许还必须——记住，殖民主义仍是造成那种破坏世界平衡状态的动乱的真正原因之一，而且，虽然最严重的危机无疑总是由侵犯人民的自由酿成，殖民统治的确是对世界和平的持续威胁。一个孤立于震撼人类的潮流之外的民族能够听天由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上吹过的自由之风已刮到每个大陆，在各地都激起了压抑不住的热望，要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

117. 今年早些时候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使我们——也就是说，使非洲国家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感到满意，因为这表明人们对非殖民化问题重又给予关切，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将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今天大会把这个问题

作为第一次辩论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时间表的一种调整而已。这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这一持续性的任务——宪章把这作为当今世界的首要任务——中，我们仍然对本组织及其最大的几个会员国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118. 现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仍受着殖民统治的国家局势的一幅全面图景。它强调指出了非洲享受的独一无二的特权，这个大陆是殖民主义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而猖獗的地方。我们决不想降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的重要性，但我们在发言中将仅限于谈非洲局势。当然，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有关，而且使我们对非洲各国的稳定与安全产生了怀疑。

119. 我们的关切自然是来源于我们每个民族的经历，这些民族全都懂得殖民压迫，经常为了本身的解放而付出最高的代价。我们共同寄予希望和共同为之尽力的非统组织已将使整个非洲从殖民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并正在将较多的精力和资财用于这一任务。

120. 当我们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发表讲话，呼吁它们继续进行非殖民化工作时，我们意识到，首先是我们自己，非洲人，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责任，并作出关系到我们未来命运的斗争所要求的牺牲；但我们也意识到，这里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非洲的范围。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本组织在与我们一起进行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战斗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121. 实际情况是，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反对的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们出席了这次辩论，也许还要再次站出来为它们的为民族的利益而“传播文明和人道主义的”工作辩护，而这些民族对它们“不图私利地”呆在这里和它们的“父亲般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却不肯领情。这些民族在这里没有代表，不能直接说明：自由被剥夺，财富被掠取，忍受长期奴隶状态带来的永无休止的屈辱，这一切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了解殖民主义面目的人，曾遭受殖民主义的宰割——这种宰割严重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的人，本来是会替他们说明这点的，但他们已经能够用斗争把这点说明得更清楚了，这种斗争正在

日益加强，无所畏惧地对抗着最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和最残酷的威吓措施。

122. 在我们以后的辩论中，我们将有机会详细论述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所谓的西属撒哈拉的问题。

123. 仍然牢牢控制着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考材料，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肯定，葡萄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殖民国家。如果说，它选中的殖民帝国是在非洲，那么，那它的触角却远伸到了亚洲，这使它的野心与它自己的大小和它在欧洲及国际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显然太不相称了。在所有曾从事殖民冒险的西欧国家中，顽固地拒不洗心革面的国家，要死保住对用武力征服的土地——这种征服是在国家的威望是以殖民帝国的规模来衡量的时代进行的——的统治的国家，只有葡萄牙一个。

124. 然而，葡萄牙在一九五五年成了联合国会员国。它违反宪章原则、藐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定而执行殖民主义政策的事实，使它成了逍遥于国际法之外的国家。

125. 在第1542(XV)号决议中，葡萄牙管辖的领土被确定为宪章第十一章的意义范围内的非自治领土。然而，葡萄牙却继续坚持编造说这些领土是葡萄牙的省份，它们的问题是属于葡萄牙的内政和国家主权范围的问题。这种论点，过去其他殖民国家想要否认本组织有权审议它们统治下的领地的局势时就已经用过了；但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并未能阻挡住使那些领地获得独立的非殖民化运动。声称对以武力征服的地区有所有权，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呆在显然位于其国界之外的土地上成为合法。殖民扩张是手无寸铁的民族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其唯一目的是把这些民族置于剥夺他们的自由的统治之下而任凭侵略者掠取他们的财富。不管从历史上说这种侵略发生于多久之前，都不能使任何人有权占领土地，特别是在该领土的真正拥有者提出了强有力的争议的时候；而就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而言，对殖民统治不仅有争议，而且解放运动还正在与之战斗，它们的斗争迫使里斯本政府进行一场进行数年之久的战争，并不断增派武装力量。这里没有必要指出葡萄牙进行镇压时所使用的

野蛮手段以及非洲居民遭到的一切暴行。解放斗争的情景在哪里都是一样，而这个殖民国家为维持其权力而不顾一切的程度，只有它在不可避免的发展面前的盲目程度可以与之相比，这种发展的结局它是无法控制的。

126. 就葡萄牙来说，它正在重复那些企图抵抗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家的经历。它正在国际机构中使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花招，同样的论点。但它还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即这一切企图最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一旦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在这一要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变得愈益强烈。我们本来不宜在每一场合都提到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或者重新割开我们希望永远愈合的伤口，但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斯本当局采取的措施和发表的宣言，甚至它用的一些方法，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历史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127. 葡萄牙领导人应严肃地想想这一先例，并得出适当的结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在于对其他民族和对他们的民族特性和自由的尊重，而不在于坚持一种使施者贬格、受者怨忿的统治。

128. 殖民主义作为给贫穷落后民族带来文明利益的施恩者的形象早已过时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完全符合宪章原则的，宪章承认一切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享有取得进步和过较好生活的同等机会。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都已承认这种斗争为合法，总的来说，世界舆论已充分了解在外国统治下的地区的局势，再也不肯接受殖民主义所代表的剥削形式了。

129. 为了估量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上的解放运动的成就，只要考虑一下葡萄牙的军事费用就够了，这项费用几乎占它总预算的一半。该国维持这样的战争力量而无外来援助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想一想它和谁建立了友谊和联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援助的来源。这种事态不能以葡萄牙的下述说法来解释：葡萄牙在非洲镇压殖民地的战争乃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运动。人们甚至倒可以设想，具有反殖民统治传统的或在顺应非殖民化潮流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国家，会说服它们的盟国面向现代世界，放弃那种无论如何要失败的落后政策。

130. 葡萄牙统治下的每块领土上的解放运动正受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的愈来愈积极的支持，这些地方现在已知道和了解它们的纲领和目标。它们的组织正在改善，由于活动加强，它们在斗争的中心地带正获得人民更大的支持。

131. 前往几内亚(比绍)的特别委员会使团的报告强调指出了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广泛的复兴工作，在解放区，解放运动组织正在表现出自己是教育者、领导者和行政管理者。它们的领袖们对他们的事业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并习惯于长期困难的斗争带来的艰苦，他们正在把与武装精良的死敌作斗争的日常需要和对关系到本国前途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探索结合起来。他们知道，他们参加的运动正在震撼世界，并把一切渴望自由和正义的民族团结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团结到自己的进军中来。

132. 我们曾有机会听到他们中两个人的发言，这就是几佛非独立党的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先生和莫桑比克解阵的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阿尔及利亚人已经知道他们几年了，我们赞赏他们的高尚道德和严肃的斗争精神。他们在第四委员会的发言使所有支持他们斗争的人感到光彩，他们表现出的成熟和责任感是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共同特点。我们高兴的是，他们自己有了这个机会来向整个国际社会说明他们的忧虑和愿望，因为他们是本国人民的感情和希望的最好的解释人。

133. 非洲国家一致支持这些解放运动，正在愈来愈有成效地给予它们充分的物质和道义支援。当然，这是它们自然的休戚相关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把它们与关系到作为非洲大家庭组成部分的那些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它们采取这种态度也是由于它们确信，只要本大陆有整块地区受着外国统治，它们自己的自由和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这不是假想的恐惧，而是在葡萄牙对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侵略行动中已经以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真正威胁。仅在几天前，塞内加尔是一次这样攻击的受害者，而只要殖民主义在非洲继续存在，这样的事件也许还会以更严重的形式发生。

134. 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对非殖民化现象加以鼓励，从而对一些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

献。这是本组织可贵的德行之一。在座的人中有许多可以发出这样的称赞，并请求它将这种既切合它本身使命的性质、又切合宪章原则的努力进行到底。

135.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联合国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首先是由于殖民国家拒绝承认本组织可以在非殖民化工作中发挥作用，并且拒绝遵守本组织的决定。这种抗拒不应使国际社会失去勇气而不坚持自己的态度，不继续充分肩负起应该受它监督的领域里的责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给联合国提供了采取行动的根据，以完成其为了所有民族的解放而承担的任务。

136. 已经取得的成果，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加强业已采取的措施，并且代表一个国际团结正日益扩大的领域。为独立而斗争的各民族在斗争中不再感到孤独，而联合国由于承认各解放运动的合法性，由于给了它们道义和物质支持，已经无可改变地使自己在非殖民化道路上承担了义务。

137. 殖民地人民有权宣传他们的主张，从统治他们的国家想用来禁锢他们的隔离圈中挣脱出来。没有人能比他们自己更适合于诉说他们的痛苦和希望，或者说明他们期待于我们的是什么，从而使他们得到公正的对待。联合国不能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我们希望，它将给他们机会直接向联合国讲话，就象那些对他们行使托管权——这种托管权他们拒绝，并正在与之战斗——的国家所做的那样。

138. 特别委员会曾前去就地收集证据，了解他们的处境，可说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这里我们愉快地对此表示满意，并再一次声明，我们深信特别委员会将完成付托给它的有关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使命。

139. 马吉尔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已经通过十二年了。但甚至在今天，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千百万本地居民仍然——在国际社会的眼前，在它的一个部分的帮助下——忍受着殖民主义和外来统治的痛苦。这意味着，联合国未能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使那些民族重新享受他们的神圣权利之一——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140. 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本地居民仍然忍受着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苦痛。尽管通过了上述宣言, 罪恶分子和殖民主义者仍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继续蔑视本组织。

141. 津巴布韦的本地居民仍然被剥夺了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他们仍然忍受着管理国联合王国建立起来的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所实行的种族主义和压迫的苦痛。在联合王国的殖民史中, 这不是它第一次建立起这样一个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联合王国曾在巴勒斯坦干过它如今在津巴布韦干下的同样的勾当。联合王国作为津巴布韦的管理国, 不能以任何借口逃避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它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结束伊恩·史密斯领导的津巴布韦种族主义者少数的叛乱。

142. 去年, 我们看到了联合王国玩的一个花招: 与那个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对话。大家知道, 这一尝试的结果等于零, 因为联合王国企图忽视本地居民的权利。如果联合王国真正想给这一问题找到一种体面的最后解决办法, 它必须与本地居民的真正代表, 而不是与叛乱的领导者协商。这一原则曾为大会所重申, 但联合王国仍然忽视这一事实, 与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协商, 企图使它的存在合法化。联合国必须使它的决议具有意义, 找到一切可能的办法来确保其贯彻, 以使津巴布韦人民很快就能自由呼吸。

143. 尽管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方面发动了一场法西斯镇压战争,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人民仍在继续进行合法的武装斗争, 以获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让我们向在殖民主义和外来统治压迫下的各族人民进行的正义的武装斗争致敬。让我们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解放运动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致敬。

144. 在这方面, 主要事件之一就是联合国特别使团对几内亚(比绍)解放区的视察。这个特别使团亲眼见到了那里的非洲人民的决心。它也亲眼见到了葡萄牙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武器, 见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几内亚(比绍)对平民的轰炸和对人类环境的破坏。

145. 我国代表团认为, 联合国不应仅仅证明这一切罪行而却对之袖手旁观。它有责任帮助解放运动进行合法的武装斗争和发展它已解放的地区。

146. 不顾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一切决议, 南非仍然非法地呆在纳米比亚。我们全都知道, 秘书长正根据安理会第 309 (1972) 号决议与南非接触。然而, 我国代表团愿指出以下各点。

147. 首先, 南非呆在纳米比亚是不合法的, 它必须立即撤出。

148. 其次, 大会已在第 2145(XXI)号决议中取消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从那以后, 联合国就已负有通过它的纳米比亚理事会直接管辖这块土地的责任。

149. 第三, 我们谴责种族隔离政策, 这是南非对纳米比亚本地居民犯下的违反人性的罪行。

150. 第四, 必须保持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 南非为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而执行的建立“班图斯坦”的政策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必须注意, 南非在与秘书长接触后仍然执行这一政策。

151. 第五, 我们谴责南非、葡萄牙和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之间的勾结。我们全都知道, 这种勾结是为了永远维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152. **主席:** 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发言, 他要提出程序问题。

153. **伊斯梅尔先生(民主也门):** 主席先生, 我感谢你让我再次就程序问题发言。事实上, 当以色列代表正在发言时, 我不想详谈我提出的程序问题。你的裁决是非常清楚的和合乎逻辑的, 也是符合宪章精神的。由于我不愿打断我们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在进行的讨论, 我当时没有继续解释我提出程序问题的意图是什么。

154. 先生, 你的裁决是, 以色列代表是在代表以色列发言——正如这里的任何一个代表都是代表他本国发言。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 也确实是

关键的裁决。因此，我不知我下面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即每当以色列代表说“我们犹太人民”或“犹太人”而不是说“以色列”时，这些词应该从他的发言中去掉而代之以“以色列”这个词——如果这样做适当，而且以色列代表也希望这样做的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155.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这样。我清楚地知道，在联合国各机构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充分的自由代表任何人讲任何话。但在联合国各机构内，我们是对一个宪章承担义务的，是对基本的裁决和这个宪章的精神承担义务的。因此，先生，按照你的裁决——这个裁决没有受到这里的任何代表，包括以色列代表的反对——当以色列的任何一位代表在联合国说他代表犹太人时，这是错误的，是违反宪章的基本精神的，具体地说是违反第一章第三条的。

156. 主席：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按照联合国宪章，这里的每位代表都代表一国讲话。就民主也门代表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本主席认为，就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是否涉及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进行裁决是不适当的，大会的程序规则容许每一个成员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

157. 伊斯梅尔先生(民主也门)：主席先生，我

不愿对你的裁决提出异议，我尊重你的裁决。但是我认为，宪章是高于程序规则的。如果我是正确的话——我希望，主席先生，如果我错了，你将予以纠正——宪章在第一章第一条第三项说，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以色列的代表十一次使用了“我们犹太人民”这种说法。他说他在代表犹太人民讲话——他们已在非洲做了些什么，他们正在为世界人民做些什么。主席先生，正如你所说的，每个代表都有充分权利讲他愿讲的话——但决不能容许违反宪章的一个基本条款和它的一项基本目标。我希望我现在已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了。

158. 主席：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的程序规则使每个代表团都有可能表达它对其他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的看法。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由主席对此进行裁决是不恰当的。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认为，我们已将这一问题解决了。

中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

第二〇七四次会议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斯坦尼斯瓦夫·特雷普钦斯基先生
(波兰)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行主席职务。

议程项目 22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续)

1. 乌帕德亚雅先生(尼泊尔)：年复一年，在联

合国内和联合国外的各种国际会议上，由少数几个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政权所造成的问题一向显得很突出。如今，看来这些殖民国家对非洲的爱国主义者，特别是对各解放运动的自由战士们实行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死心塌地、一意孤行了。他们顽固地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南非、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当局，不仅对各种决议中所表达的那种国际舆论置若罔闻，反而在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一种反对解放运动的军事协定。在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之后，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看来已经陷于完全停滞不前的境地。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政权，通过顽固推行那种玷辱人性、漠视文明准则的政策，现正公然蔑视世界舆论。第四委员会每年都几